

艺海钩沉

苏轼心中的春天

僧人惠崇离世68年后,苏轼得其画作《春江晚景图》,日夜珍赏。

是日,他再次取出这幅意趣盎然的图画,感受即将消逝的春意,兴之所至,于画末题诗道: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时过近千年,苏轼的诗作,成了春意萌发的最佳象征,而惠崇的《春江晚景图》,已是无处可寻。

这位生于宋初的僧人,精五律、擅丹青,且尤喜作小景山水。所谓小景,是不同于巨障式山水的易被忽略的平凡景物,大多与尺幅无关(宋代之后的的小景,与尺幅相关)。岸边的一群野鸭、任意挺立的几棵老树,又或是远处的一带云雾,都可谓之小景。当这样的小景,带着细腻笔墨落于绢丝之上,便是宋代文人中意的小景山水。

苏轼珍赏的《春江晚景图》,亦是小景之作,只可惜今时难以得见。不过,读惠崇的另一幅画作《春湖放鸭图》,应当可以品味出相似的意蕴——

惠崇未画高山,而是以淡墨染出薄薄的烟岚,远远看去,和缓安静;近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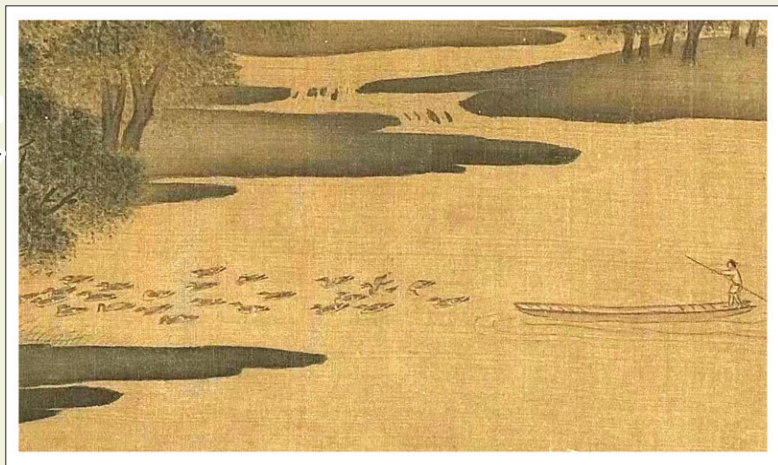
处,树木奋力生长,渔人赶鸭入河,春趣浓厚。水边沙岸与柳溪野趣,再平淡不过的春之小景,营造出的却是悠远轻逸的禅意画境,这恰是惠崇小景山水的妙处,正如宋代理论家郭若虚所言:(惠崇)善为寒汀远渚、潇洒虚旷之象,人所难到也。

1085年二月,苏轼游至南都(今商丘),乞居常州的表文,终于有了回信。

常州的美景与美食,使人垂涎,一直是苏轼心心念念的地方。中得进士时,他与朋友相约,退归之日,便到此地定居。本是晚年心愿,竟如此早地到来,苏轼心境豁达,只顾欣喜,一路上的劳累与困顿,瞬间消失不见。

天气尚未完全回暖,他难掩心中喜悦,迫不及待地写下了散发着悠闲气息的诗作《春日》:午醉醒来无一事,只将春睡赏春晴。

未至常州,单是获准居心仪之地,苏轼便提前抵达了春天。他一路播撒着欢愉的文字,在扬州竹西寺里写:“此生已觉都无事,今岁仍逢大有年。山寺归来闻好语,野花啼鸟亦欣然。”可以感受得到,这仍是一首饱含春意的似有微



《春湖放鸭图》局部

风的欢愉诗作,“此生已觉都无事”一句,更是道出了一份难得的轻松。

五月仲夏,终至常州。此时,桃花已过盛期,江鱼肥美,喜食河豚的苏轼,将此美味与知春的野鸭一同入诗,题在了惠崇的《春江晚景图》上,以延长短暂的春天。

伴着春意,他常去报恩寺与僧人谈禅,独自信步江边观水望云,亦是乐事,如此这般毫无沉重之感的逍遥生活,被其记录在了词作《菩萨蛮》中:“买田阳羨吾将老,从来只为溪山好。来往一虚舟,聊随物外游。”这几句颇有庄子意味的词句,隐含着苏轼的理想彼岸,而作

为彼岸的“买田阳羨吾将老”,则是勾画出了绵延悠长的可至终老的平淡图景。词作与图景彰显的时间跨度,恰如这一年的春天,分外地长。

只是,被拉长的春天及春天里的那些喜悦,悄然成了隐而不漏的患结,日后,那些文字被党争士人指责为宋神宗驾崩时的“大逆不道”之作,苏轼遭到排挤、贬谪,由此开始了再一次的颠簸。

无论如何,那些春意,没有被轻易错过,还是被记录了下来。以至于寒意未消的每个初春,仅是读起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我们也会知晓,春天来了。

文/莫一奥

鉴赏有道

何为篆刻艺术之美?



齐白石篆刻“人长寿”



邓石如篆刻“一日之迹”



吴让之篆刻“实事求是”

篆刻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门传统艺术,最初有实用功能,用来作为交流的凭证和权力的表征。

唐宋元明以来,随着书画鉴藏及钤盖款印风气的盛行和文人画的兴起,讲究“诗书画印”相融,文人学士开始重视玺印,赵孟頫、王冕、文彭、何震等人以刀代笔、自篆自刻,文人治印之风气遂开,使得篆刻逐渐脱离工匠之手和凭借之用转而进入艺术领地,与实用印章分途发展。

篆刻与书法、绘画鼎立,成为兼具实用与欣赏的艺术。其印面之美,呈现在字法、篆法、刀法、章法等方面,为篆刻艺术精义所在。此外印文、边款所蕴含的书法、文学意味,亦可资品赏。

篆法之美

篆刻的艺术生命植根于书法,又独成一类,二者相互滋养。以何种书法字体入印,即“字法”,是指选择入印文字的字形和字体及辨别其正误的方法和原则。“篆法”和“字法”密切相关,是指选定“字法”后因入印所需而作艺术处理的方法和技巧(入印文字

以篆书为主,故习称“篆法”)。简单来说,“字法”体现了篆刻的学术性,而“篆法”则体现其艺术性。篆法之美,蕴涵了书法和字法之美。

章法之美

篆法是对字法的艺术处理,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章法,每个人印文字的篆法及相互依存布排,就构成印面的整体章法,可见章法随篆法之变而变。篆法千变万化,那章法也理应如此,但万变不离其宗,是有规律可循的。

赵之谦曾“阅古印不下三千”,发现章法“率大同小异,盖一聚一散”,赵氏以“聚散”为章法总则,虽不算全面,却十分精准。章法核心是对比关系,如平正、疏密、轻重、开合、虚实等等,和聚散同理,但又需彼此和谐,这与中国哲学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密合。

刀法之美

文人以石治印,运刀镌刻方法、技巧即谓刀法。将融合字法、篆法、章法的墨稿转化为朱迹,在刀石触发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线条质感和风格,进而传递

其笔意和刀趣,刀法之美便蕴含其中。

例邓石如、吴让之等擅用冲刀,印面轻灵松活。线条圆转多书法笔意、婀娜多姿。除冲刀外,还有切刀,以浙派为代表,如丁敬用短切涩进,节奏舒缓,其线条如锥画沙,古雅醇厚。

还有齐白石的刀法也非常有特色,其印风醒目,多单刀直冲,气势恢宏,有一种锋铄所至、石屑纷飞的画面感,线条酣畅淋漓,转折方硬,又见笔墨情意。刀法在他这有独立的审美趣味。

边款之美

战国秦汉玺印多不具款,隋唐官印始见,多记录官署、年月。文人治印后,边款方才盛行,有单款、双款乃至长款,内容包罗万象,隽永可读,或谈艺品评,或叙情述怀,耐人寻味。形式亦多姿多彩,图文并茂。

印人在此充分展现其书法、绘画、字学、文学素养和字法、篆法、章法、刀法功底。所以边款不仅增加了篆刻的艺术意涵,还是独立的审美对象,值得我们细加品赏。

设计之美

篆刻之美除了上述的古典元素外,还有其当代性,体现在现代设计中,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,此外首都博物馆、海昏侯国遗址等标识也皆化用篆刻形式,前者取法九叠篆,后者则取法出土烙印印。

篆刻虽是一门高深的艺术,准确而完整地将其精华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递给大众,博得大众认可和欣赏,并从中获得情感、精神和心灵上的滋养、愉悦和熏陶,才能生生不息。 文/陈建胜

名家推介

极简的笔墨
令人玩味不尽

陈子庄(1913~1976),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。陈子庄早期作画时,号兰园,中期号南原、下里巴人、陈疯子、十二树梅花主人、石壶山民等,晚年号石壶,现代画家。代表作有《山深林密》《秋山如醉》《溪岸图》等。著有《石壶论画语要》。

陈子庄善于化繁为简,喜用简淡之笔描绘物象。他笔下的花鸟作品,笔墨俊逸,构图简洁,却常出乎意料,令人玩味不尽。一起来欣赏他笔下这极简的笔墨!



陈子庄 鸭趣图